

中國人民文化出版社

趕車傳

田間著

84
65
2

新華書店發行

中國人氏學藝

趕車傳

田間著



新華書店發行



3 0580 9583 1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自光復以來，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群眾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分工農兵群眾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詩歌、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類。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84.8
658.1=2
2

目錄

序

第一回	通婚.....	(三)
第二回	告狀.....	(一)
第三回	趕車.....	(五)
第四回	罵猪.....	(四)
第五回	燒樓.....	(四)
第六回	頂嘴.....	(六)
第七回	摔鏡.....	(三)

第八回	競香	(七一)
第九回	歇店	(八二)
第十回	過嶺	(九一)
第十一回	瓜達	(九九)
第十二回	換心會	(一一一)
第十三回	請客	(一二〇)
第十四回	擺理	(一四〇)
第十五回	藍妮誓言	(一六四)

序

貧農石不爛，
故事一大串，
有人告田間，
編了趕車傳。
趕車傳上說，
翻身有兩寶；
兩寶叫什麼？
名叫智和勇。
智勇兩分開，

翻身翻進海；
智勇兩相合，
好比樹上鳥，
兩翅一拍開，
山水都能過。

第一回 逼婚

趕車傳開頭說：

天下受苦人是一家。

命相同、路相同，

要趕一掛車，

走翻身的大路！

不聽古人說的好

老財在車上

又胖又白

借錢一百

一文不少

說明天還

好說好說

老財和老財

搭的一座橋

窮人在車上

又黑又瘦

借錢五十

分文難說

老財和窮人

隔的一座橋

窮一樣、富一樣

走的是兩條路。

要問這兩條路，
請問石不爛。

民國二十五年，
歪年景不是貨
老天爺幫地主
拖人上死路。
誰知種下地
反插上窮根？
誰知人要吃穀，
也吃不上口？
這一年秋收
石不爛地裏坐
地裏坐

兩手空

身邊一掛空車

空車拴的老牛

身上是破衣裳

衣裳遮不住羞

他拾起小石頭

打着饅刀賊：

『石不爛給誰受？』

給誰受？

給誰受？

忙打忙收拾

全交了租子

還是不够數

租種地、哪租的起

豬老財、狗老財

活剝佃戶肉

租子洗的像把鏽

咱在地裏受

他在家裏算

地裏受的苦

趕不上他家裏算

算的算的呵

發財又發福

受的受的可

還要貼人頭！』

他有個閨女

小名叫藍妮

藍妮接的喊

喊的天老爺：

「老天爺你年紀大

耳又聾、眼又黑

你看不見苦

也聽不見苦

吃齋唸佛的人

肚子天天餓

殺人放火的傢伙

享福享不完

老天爺你不會坐天

你塌了、塌了呵！」

藍妮年十九

巧人巧身段

臉就像葡萄

紅不紅、黑不黑

兩眼活似珍珠

溜圓圓、圓溜溜

她脚穿大紅鞋

身穿淺藍褂褲

她雖生在窮戶

長的倒是塊紅玉

提起她的心眼

她很懂甘苦

提起她受苦

總是爹的手

家裏大小事

她知道一半

地裏大小活

她能做一半

人叫她一笸

也叫的沒有

只是她這花

和她爹一般

不是水心眼

她是鐵骨頭

不是河裏開

她是山上出。

石不爛問他閨女：

「爹給你尋個伴！」

藍妮也問爹：

「尋的伴是哪個？」

石不爛又問：

『你要尋什麼伴？』

藍妮笑出口：

『榮華富貴我不喜歡，

我要尋個好小伙，

不怕他身上破，

只要他人靠實。』

石不爛心上有數，

又問了一句：

『要是朱大戶

捨了你去？』

藍妮乾脆答：

『朱桂棠那個豬

別想打我的算盤

好鞋不踏臭狗屎

好衣裳不兜爛肉

我活著要名氣

我死睡在乾淨土。」

天傍晚

太陽掛山坡

藍妮叫她爹：

『套車回村嘍！』

石不爛套好車

長嘆一口氣；

『整受一年苦

落的乾草一束

這就叫狗吃人

人呀，人不如狗！』

二人話說完，

來了朱二黑。

朱二黑是什麼人？

什麼人？

啞叫驢。

什麼人？

賤骨頭。

捧臭腳

跑賤腿

不走好路途

不吃好糧食

兩耳當做手

兩眼當做口

他把車攔住

人站在車前頭

一手拿的喜貼

一手提的酒壺

有嘴也不露話

專拿眼睛打人

兩顆白眼珠

翻來又翻去

翻了大半天

裝了一個蒜說：

『恭賀石大哥

接到這喜貼

明天吃喜酒

別忘記我朱二黑？』

石不爛眼珠一紅

撕碎那逼婚書：

『打不够租

咱一家人請死

說啥也不賣

咱這個閨女

朱桂棠要搶人

叫他搶

活的搶不去

除非搶屍首！』

朱二黑笑笑：

『說的哪兒去

要是藍妮

嫁了老東家

也是緣份也是福。
11

常說『狗咬窮人，
舌頭也是多。』

二黑狗東西

一刀兩個面

先是紅臉

後又是白臉

先是假勸

後又是真逼

趕他臨走時

又囑咐一句：

『朱桂棠

早燒了酒

早殺了豬

這一兩日

就要接藍妮

上他家裏住。」

藍妮一聽這話，

伏在車上大哭

石不爛

趕着車

哪像是在趕車？

趕的是大難大仇！

哪像是在趕車？

趕的是一條命！

哪像是在趕車？

趕的是一堆火！

第二回 告狀

石不爛第二日

就往孟縣城走

他一雙手

高捧的冤狀

嘴上喊『大難大仇』

要見老爺去

他哪知

吃人的王法

是老爺和地主訂？

他哪知

有錢的飯碗

是老爺和地主夥？

他哪知

進一進衙門

還得磕入下頭？

石不爛作了揖

磕了三十個頭

衙門才掛牌

放他走進去

他一入鐵門口

兩腿跪下哀求：

「老爺大老爺

開開恩

老爺大老爺

快救人

朱桂棠仗勢欺人

一兩日要捨親！』

老爺一覺剛醒

坐到椅上

打着呵欠問：

『你交了租麼？』

石不爛作揖答：

『今年歉收

本想賣車賣牛

也把租子打够

可是東家不要租

偏要咱交閨女。』

老爺問：

『你家中』

還有什麼？』

石不爛答：

『有四口人』

有一輛車

有一頭牛。』

老爺問：

『哪四口人？』

石不爛答：

『一爹一娘，

我和閨女。』

老爺又問：

「閨女叫甚，
長的美醜？」

石不爛又答：

「她小名叫藍妮
今年十九

不瞞老爺說
長的不算醜。」

老爺哈哈大笑
壓住石不爛說：
「算了算了

閉起你的口。」

又說：『過一兩日

我就去五里村

去吃朱桂棠

這一杯好喜酒

酒席上

再看看

你石不爛閨女。」

官人話一說完

咚咚的退堂

石不爛抬頭一望

哪兒見老爺？

見的是刀槍！

哪兒見官堂？

見的是殺人場！

要哭又不想哭

恨的大喊道：

『清官？清官？清官？』

你真是救了我？』

兩邊站的差役，

一脚把他踢出。

差役也說：

『衙門是錢袋，

無錢莫進來！』

第三回 趕車

常說：『人到屋簷下，

哪敢不低頭？』

石不爛門口

一家四口人

左左右右

圍的一掛車哭

人也

不願走

車也

不願走

石不爛就說：

「藍妮你上車

先到朱家去

我賣了人

我賣不了心

我賣了閨女

我賣不了冤仇

藍妮、藍妮呵

你可知道不

能叫人砸鍋

不能叫人砸窩

你雖到虎口

救下人三個

藍妮、藍妮呵

爹也知道

你到朱家去

就算人死了

就算死了人

你在墓裏做活鬼

爹在墳墓外邊

給你燒香磕頭。』

藍妮心，一塊玉

從高山，滾下地

心碎了，

人雖能上車

心爬不上去。

石不爛又說：

「藍妮你別哭

世道哭不服

嘴巴裏沒風

嘴吹不響

燈裏沒有油

燈點不亮

河裏沒有水

也開不了船

樹上沒有花

也結不了果

這一顆苦瓜

囫圇地嚥呵

要是人不死

過兩日再吐

你別哭，你別哭

留點眼淚好報仇！

哪知、哪知，

窮人的車

裝的淚

載的仇

好比蓋的大霧

又淋的暴雨

藍泥塵上車

人也是哭

車也是哭

哭聲之中

人和車

滾來滾去

真是好難走

難走、好難走

難走、好難走

走也是愁

不走也是愁

真是冤仇一日結，

千年難割斷！

「走呀不走？」

問天天不答。

「走呀不走？」

問地地不答。

『走呀不走？』

一望高山

水往下流呵

窮人有誰管？

石不爛

趕的車

口問心

心問口：

『朱桂棠你個豬

騎在人頭上，

胡說三斗租

霸佔我閨女

還要叫的我

親自送人去！

誰說我欠租
剖開我的肚
只有乾草，
哪有一顆糧？
只有乾草，
哪剩一顆租？
他心上
千轉灣，萬轉灣
淚也從心窩
灣的朝外邊流
他自己流的淚
自己又收住
忽然一聲響
好比雷打車

第四回 罵猪

朱桂棠哪兒住？

五里村的猪。

他在村東住

藍妮村西住

村東的猪

村西的玉

一個村裏

兩個天日

村西的太陽

早上出

村東的太陽

晚上出

村東和村西

走的兩條路

可是豬作的夢：

要玉和他同住。

他住的是大樓

一樓二院

好比那黑雲

遮住半個天

樓前有大院

樓後有花園

園裏有顆老樹

開了窗能上樹

上了樹能下園

下了園好跳牆

朱桂棠

委瓜相

三尺半長

有五在行

頭一在行

殺佃戶

二一在行

早起打算盤

三一在行

晚上地裏轉

調查他長工

受的苦如何？

四一在行

吃葷又吃素

三天一大葷

五天一大素

五一在行

好摘花

好說鬼

好跳牆、好爬樹

他有五在行

又有地做本

又有錢做胆

就成了個二知縣

這位豬大人

又叫豬摘花
年紀五十五
嘴上不留鬍
身材長的短
生怕穿長袍：
三百六十日
穿的短衣裳
穿的短衣裳
長袍也不放手
長袍子呢？
老是肩膀上擡住
活活像個豬
搗來又搗去

九月初九這一日

這豬要接玉

這豬要接玉

他另有打算

娶個小老婆

大鬧不值得

不掛紅、不掛綠

只是大開門

第一道門

是走車大門

旁有拴馬石

中有隱蔽牆

大門上

鐵釘如星

隱蔽牆

白灰灌漿

臥磚到頂

第二道門

是樓門

門頭上雕的是

二龍戲珠

珠抹的紅

龍塗的金

二龍裏

有花盆

牡丹、荷花

七紅八綠

玻璃窗

白晃晃

竹門簾

綠油油

屋裏的牆上

掛的四幅畫

一幅畫：

鳳凰展翅飛

一幅畫：

荷花水上漂

一幅畫：

梅花含雪笑

一幅畫：

俊鳥落樹頭

屋簷上也有畫
畫的天官賜福

天氣快傍黑

牛車趕到門口

藍妮哭下車

哭的上了樓

朱桂棠見人哭

面子上過不去

指桑罵槐

指鷄罵狗說：

『石不爛、石不爛、

你眼睛好瞎

好道你不走

偏要走歪路

租種地不打租

拿閨女欺侮我

叫人說閑話

閑話你能擋得住？』

石不爛

火也大

嘴上罵藍妮

心上罵那豬；

『知道你配不過

你偏作這個夢

癩蛤蟆

想吃天鵝肉

害的老子沒路走

不請死就殺人！」

樓上的藍妮，

藍妮也是罵：

「殺了我！殺了我！

你也不叫我喜歡

別說你有錢

有錢買不下心

哪怕錢堆成樹

我也不攀樹

哪怕錢堆成船

我也不坐船

我是姓石的人

我不是吃錢的貨！」

第五回 燒樓

朱桂棠

臉一換

馬鞭子一抽

咚咚走上樓：

「小毛丫頭

小潑貨

你來到鐵門口

難道你想飛走！

你來到金鑲殿

你敢不守規矩

你笑我有錢

難道我刁人？

你笑我有錢

難道我做賊？

哼！小毛虫

也想搬天

哼！小老鼠

也想拆樓

我不見你頭上

小辮子紮的秀

叫你下花園

頭倒掛上樹！』

他話未罵完

藍妮接上口：

『有犯法的罪

沒請死的罪

你有鐵大門

關不住我的心

你有金大樓

壓不住我的命

我的心

是我的

我的命

是我的

我要死我不活

難道這不由我!？」

常說：「天上下暴雨，

老天自己收住。」

朱桂棠下了樓

客房裏擺起酒

他和大老婆

二人坐上席

二黑下席站

石不爛三席坐

這桌酒是和酒

朱桂棠叫老石

勸閨女歇歇心

享一享清福

石不爛假點頭

心上有個數：

『小藍妮成了人

給爹賺下臉
爹臉上的黑
她洗下一半
還有「半哩
我自己來洗。」
他肚裏酒喝足
肚裏火也裝滿
心上膽也長出
大膽往樓上走
正是半夜時候
他一望：路好黑，
天好黑、地好黑
山好黑、水好黑
朱桂棠的心

好黑

朱桂棠的夢

好黑

朱桂棠

你——不趕車

朱桂棠

你——不餓牛

你——好吃好穿

哪裏來的福？

你肥酒大肉

哪裏來的祿？

朱桂棠

你指我向東

我不敢往西

哪來的王法？

朱桂棠

休誇你福自天來

休笑我人窮智短

怕人難道怕到死

難道沒有個够

石不爛告藍妮；

「河有頭、海有邊、

咱們沒有路

山有頂、水有底

咱們沒有險

咱們要燒香

廟也嫁咱們臭

靠山阿、山倒

靠水呵、水流

咱們活着也是死

反正是死、死呵！』

藍妮下了跪，

跪到爹腳邊：

『我死呵

你別死

我犯罪呵

你別犯罪！』

石不爛哪甘休

他心上有人打他：

『能活再活兩日，

不能活曬屍首。』

他推藍妮下了炕！

下窗上了樹

他也上了樹

脚踏在窗上

點起一把草

擲進那窗口

這時候天和地一紅

石不爛也一紅

但是那紅光上

朱桂棠心更黑

樓上開了槍

大喊：『抓賊！抓賊！』

古語說：『牆有耳，

伏寇在側。』

朱桂棠心多

早就有主意

他撒的漁網

多回也不收

日日夜夜

專等的捉魚

石不爛雖有胆

哪能做他對手？

石不爛冤氣雖大

哪能冲破黑天？

石不爛要報仇

原來仇人也是火！

喝水不打井

過河不撐船

空手往牆上打

牆哪能一下推倒？

還不是像山上的野火

自生又自滅

還不是像暴雨下的花

隨開又隨落？

那樓上拾一簪

石不爛跳出園

朱二黑進園

捉他沒捉住

只看見藍妮

睡在牆下頭。

第六回 頂嘴

半橋裏、石不爛

脫下血衣裳。

老娘大喊道：

『別人不鬧、光你鬧

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你知不知道？』

老爹大喊道：

『猪咬小狼

也知防後事

你這冒失鬼

甚也不知防。」

老娘又喊道：

「第一方、富一方

隔的是冤海

不用說架個橋

連人情也不講。」

老爹又喊道：

「空結了漁網

魚沒撈到

蝦沒撈到

撈了件血衣裳。」

石不爛大腿上

掛的紅血珠

一聽爹娘埋怨

他更是氣不服

大牛眼、

方額頭、

厚嘴唇、

小黑鬍、

好比一棵大樹

根根葉葉攏起來

口問心、心問口：

「死呢？活呢？」

死是冤枉

活是挨刀挨槍

死是照不見太陽

活也擋不住風雨

死也死不得

活也活不得？」

爺娘罵他好喝酒

好招風、好喚雨

村裏人也笑他

乾打雷不下雨

有的人說：

「石不爛好比鼓

咚咚響兩下

過後就沒音。」

有的人說：

『鷄也飛了

蛋也打了

兩手撲空窩。』

說好話的也有：

『石不爛是塊鐵

倒在火爐裏

燒了還是鐵。』

說好話的也有：

『他這人

一不做

二不休。』

風言呵風語

好比連陰雨打樹

樹雖長的粗

枝葉不多

雷又打、雨又打

哪兒受的住？

牛棚裏、牛車旁

石不爛作了個夢：

西北方有個神

手上捧的紅書本

招呼你，石不爛呵

你別死呵

這個天下說有路

哪兒有路走？

這個天下說沒路

難道真沒路！

石不爛你要問路

石不爛你要找路！

這一天天剛明

雞閉叫了三遍

石不爛

拐的腰、彎的背

搭的麻布袋

扶的木拐棍

到河北去

到河北去！

第七回 摔鏡

藍妮說過：「爹不能常守我，
你的心常看我！」

石不爛一走

藍妮漂在苦河

藍妮多少日

頭也不梳

頭也不梳

紅鞋也不穿

不穿那紅鞋

換的青鞋穿

常把窗戶打開

早起望、晚上望：

爹不能守我

你的心常看我

我住的朱家樓

我不是朱家人

我住的朱家樓

我想的石家苦

我看的朱家人

我想的石家牛

我看的朱家花

我想的石家血

石家的太陽

早上出

朱家的太陽

晚上出

朱家的樓

埋的我

石家的牛棚

餵的我

我姓石

我叫石

我人住在朱家樓

心要天天回去。

別看這樓上

兩個人同住

兩個人

隔的萬里路

活人睡在死人邊

死人要拉活人死！
L

有一日

藍妮在窗邊

偷望村西頭

淚往窗下流

她偷望家

她偷的哭

她背後有個豬

也怕怕偷望她

她哭他笑

她哭他罵

忽然鞭子一響

他說：『滾下樓去！』

藍妮下了樓

大老婆上樓住

藍妮在樓下

臉望的樓上

摔的圓鏡

碎個兩半

接着抱頭大哭

心裏淚、眼裏淚

一齊流，流不完

流不完只有哭

哭聲中

房裏畫

陪著哭

哭聲中

房外花

陪著哭

哭聲中

房裏畫

低下頭

哭聲中

房外花

低下頭

哭聲中

樓上人

笑不休

樓下有人哭

樓上有人笑

那個大老婆

笑的哈哈哈

那個老女婿

笑的嘻嘻嘻

老女婿笑的說：

「貴貨是貴貨

賤貨是賤貨

金子是金子

石頭是石頭

我當她是塊玉

哪知她是土

我當她是花

哪知她是糞

我當她是個人

哪知她是個鬼？！

第八回 跪 香

太陽不變色

苦河裏水不換。

吾河裏水不換

小變青，不變甜

變成老血井

換成吃人窩

朱桂棠

訂家法

罰監妮

三不做

一 不許出門

二 不許吃葷

三 不許交男伴

許做的坐黑屋

叫拿筆畫良心

藍妮心上問：

『豬也有良心？』

畫不出，畫不出

她畫黑烏鴉

嘴上咬着花

她畫一個豬

拱嘴甜人頭

她畫一個神神

手捧着救命圖

朱桂棠更惱火

取的一碗水

叫藍妮頭頂住

不許洒、不許漏

他說：

「養個狗會看家

養個貓捉老鼠

我給你吃飯

你給我盪鍋

莫非說我怕你、

我怕打死你、

怕打死你、

沒人陪我過？

沒人陪我過

老子有的大洋錢

使響器吹喇叭

笛笛打打再娶個。」

藍妮氣不過

話裏把針穿：

「豬大人，

你哪裏肯打我？

你是老虎吃炸魞

碎拾掇我捧的我玩？

你是金菩薩，

想扶我早早上天去？

我也不怨你，

我也不罵你？

怨老天不長眼，

生下你，又生我；

怨你姓金，

怨我姓石；

怨我不燒香

天把你我一處放；

我配不上你，

睡在一個床上，

我不笑，你不笑，

花枕頭哈哈笑，

我不哭、你不哭，

花枕頭吃吃哭。」

朱桂棠，人叫他豬

叫的好不過

朱桂棠

人一半、鬼一半

藍妮罵的話

他含笑捧住

心上雖不高興

臉上也算喜歡

他家有道堂

他又叫藍妮跪香

藍妮心上想：

『跪香我情願做。』

香：她早先偷跪過

道，她早先偷入過

她入的道

叫一貫道

這個道、道義說：

「組織一貫道

練的刀槍不入

實行自衛

可以不交公糧

不支應敵人」

這個道、道規說：

「洩露真訣

巨雷焚身

洩露真訣

膿血化身

洩露真言

死在亂刀之下。」

這個道、有個文堂

文堂上鋪紅布

紅布上放香爐

香爐上掛黃符

黃符上有鬼話

這鬼話有人懂

就是藍妮不曉得

這一日

藍妮又跪香

她跪在紅氈上

拱起一隻小手，說：

『藍妮這生已死

來生怕也無望

修修、修修、

修個來生禍呵！』

管堂婆董婆婆

幫她來插香

插好香之後

叮、叮、叮、

敲三下銅鈴

也拱起兩手，說：

「道主，保佑藍妮，

保佑！她兒小朱卯。」

藍妮來跪香

二黑來調情

狗手彈着灰呢帽

悄悄的湊攏來

這兩條腿的狗

想舐藍妮那屁股

他找出一把鍋刀

咻咻咻、咻咻咻、

橫放到道壇上

他要和藍妮發誓：

「藍妮若有人害你，
我保你的險。」

他動手動脚

手笑脚又笑

他伸出那手

把藍妮扶住

好藍妮、好藍妮

臉上的淚一收

撿起桌上的刀

咻咻咻、咻咻咻

『狗養的、你要甚麼？
豬當強盜、狗當扒手！』

第九回 歇店

石不爛走外去，
過的倒也歡。

他本是趕車手
一生跟的車轉
在家是趕車
走外還是把車趕
一天他歇店
有個兵問他：

「石不爛老鄉，

你儘趕過什麼車？」

石不爛答道：

「我趕過賣人車。」

「噫！噫！

你又趕過什麼車？」

石不爛答道：

「我趕過求命車。」

「噫！噫！

你又趕過什麼車？」

石不爛答道：

「我趕過流血車。」

那個兵又問：

「眼下你趕的什麼車？」

『好同志、問的好，』

我雖說趕車

不是我趕車

是車把我趕

比如過高山

車要走上坡

車緩我也緩

車要往下走

我就跟的車兜【註】

又比如歇店

我和車店裏住

車子睡大覺

【註】追的意思

我還要犧牲口

可是我這條命

生來就要趕車

不趕車沒飯碗

哪能不在車上賭命？

好同志、好先生

話又說回來

天不轉地轉

車不轉人轉

我看共產黨一來

老天也開了

共產黨說減租

天底下出了活路

我石不爛

眼下趕的車

這車的名字

也就叫找路。」

「聽你這言語，

你像是飄流人？」

「我走過天下

穿的一張皮

我走遍天下

端的一個碗

見山吃山

見水吃水

見刀喝刀

見火喝火

見狗作揖

見豬磕頭

頭枕西北嶺

腳踏彎彎岩

天地就是房屋

日月就是燈燭

我雖沒有窮相

戴的是窮帽子

我雖沒有窮骨

守的是窮王法

我是沒根的樹

哪能不飄流？

我是沒舵的船

『哪能不飄流？』

那個同志又問：

『剛才你說找路

天下路千萬條

我問你、你找那一條？』

石不爛答道：

『我有三不要

一不要日本鬼

二不要閩督軍

三不要朱桂棠。

也要三頭

一要滅我的租

二要喝我的酒

三要共產黨

不打起背包走

我看這像是路

怎麼走

我再問共產黨去。」

石不爛話說完

坐到店門口

又唱又吆喝：

『老板娘快來酒。』

老板娘逗他：

『過節不賣酒。』

老板娘逗他

他又逗老板娘：

『過節要烘火

有花一朵

給你戴上頭。」

老板娘笑笑：

「就這也不賣酒。」

他把酒罈一撥

桌上一放，唱的說：

「賣也要喝

不賣也要喝

世道換了

有衣大夥穿

有飯大夥吃

有酒大夥喝。」

人越笑

他越說

人越多

他越唱：

「我找共產黨，

共產黨不見我；

共產黨哪兒有，

我也找不見。

難道是路遠？

難道是

我的香沒燒到？

難道是

我的心不誠？

難道是我不配

若是香沒燒到，

我再燒香；

若是心不誠，
我的心能掏出；
若是路遠，
毛主席！我趕車，
請坐我的車，
我接你老人家去！」

第十回 過 嶺

黑天開了口，
路旁也有官。

石不爛趕車
算是老把式

十八九歲時
趕車做飯碗
十八九歲時
買的魚兒刀
掛在褲腰上
從來未下過
他趕的車
坐趕走趕
都趕的穩
似水如流
好比箭空中過
好比船水上游
爬大坡
天氣熱

不放快車

不打牲口

除非他喝下酒

才要使殺牲

加鞭放快

鞭梢子

回頭望月

左右開弓

不管上坡下坡

也要和人賽車

也要把頭車搶

雖說他趕車

是個老車官

也翻不了身

總是兩個空手

這一日他運鹽

正要翻窮嶺

過嶺之先

有個老漢

名叫老百姓官

和他路旁並坐

老漢問道：

『你叫甚？』

他答道：

『我叫石不爛。』

老漢又問：

「呃，這名兒燕
不是見過，
就是聽說過。」

他答道：

「共產黨沒來，
我也鬧報仇，
鬧的血滿手。」

老漢又問：

「鬧的是
血滿手

不是血滿頭？」

他答道：

『挨了一大槍，
就是人沒死，
因此人叫我石不爛。』

石不爛一五一十
道他的苦書

老漢點點頭道：
『不是見過也聽過。』

老漢站起身來，說：
『受苦人要翻身，
要走三條路：
第一條：換腦筋！
第二條：結團體！

第三條：要領導！

還要三不怕：

一不怕說良心壞

二不怕走彎路

三不怕老狗日的

打黑槍，和下毒。」

石不爛

一聽話

像是找見路

坐不住，立不住

掏出魚兒刀

往車上一扎，說：

『嚇，我這就往回走
拔那豬門打豬去！』

老漢笑一笑：

『有了石張飛

還要有個金諸葛

有了石不爛

還要有金不換

金石配的唱

不愁唱台戲。』

二人話說完

抬頭一望

窮嶺上、紅燈出

高高掛山頭

紅燈照的是

受苦人上甜路

紅燈照的是

受苦人成氣候

紅燈照的是

窮山上開富花

紅燈照的是

天下的石頭

都要變成金和玉。

第十一回 呱 噠

石不爛有個朋友，
名叫金不換。

金不換，石不爛
都是窮佃戶

好比一個蔓
結的兩個瓜
好比一個巢
飛的兩個鳥
好比一個團
長的兩棵樹
血肉上也不遠
心眼上也相近
可是他倆個
倒也有不同
一個辦法多
一個胆子粗
一個性子耐
篩沙也篩土

一個性子快

篩沙不間土

一個像是水

明明又亮亮

一個像是火

轟轟又烈烈

一個是雨

細水長流

一個是雷

粗聲大氣

一個又像鐘

打起來噹噹噹

一個又像鼓

打起來咚咚咚

石不爛初回家

大廟月光下

二人閑呱噠。

金不換問：

『河北好不好？』

石不爛答：

『好的沒話說。』

金不換問：

『邊區有多大？』

石不爛答：

『一望無邊。』

金不換問：

『毛主席多高？』

石不爛答：

『聽說有天尺高。』

金不換又問：

『共產黨站的住腳？』

石不爛答：

『決不會跑。』

金不換又問：

『哪兒減了租？』

石不爛答：

『窮人大翻身！』

石不懶也問：

『咱村裏怎的個？』

金不換說：

『要說話就多

咱村好比荒山

亂草一山坡

慢刀割不完

快刀難下手

快刀你使過

慢刀我也使過

都是不對頭

兩手血白流

常言假事做，不得

真事真難做

靠自己

手短伸不進鍋

靠別人

盛飯盛的空碗

減租這是新路

我也正在捉摸。」

石不爛接的說：

「我算想透了

滿山儘是樹

作樑作不了柱

打日本減租

得找共產黨

咱們這一把子人

要先請下這個神。」

金不換一笑：

『好說，要請這個神

說遠遠在天邊

說近近在眼前

可是共產黨是扶人

做人還要自己做。』

二人話未完，

藍妮到廟口。

藍妮到廟口

先見月光下

有個大人影

牆上來回走

個子高

拐的腰

一條麻布袋

肩上橫搭着

說他不像爹

哪兒不像爹？

說他像是爹

怎的拐起腰？

他爹見藍妮

也不敢叫閨女

怎的像個鬼

紅辮子那兒去？

藍妮往前走

大喊：「爹呵殺了我，

我嚇死呵，

我嚇殺呵！」

石不爛扶起她

心上哭、嘴上火：

「這筆賬慢慢再算

爹先送你一件寶。」

石不爛一張臉

下的連陰雨

多見霉氣

少見那日頭

藍妮見了爹笑

好像吃了起死藥

小紅辮子也像還了原

她忽然一笑：

『我問爹』

這寶叫什麼？』

石不爛大笑，答：

『它叫恩人像，

他是毛主席！

咱們不該死，

是他下的令；

咱們存下險，

是他訂的規；

咱們不做牲口

不叫豬狗驕，

重做老百姓，

是他指的路；

他老人家住的延安府，
大心眼望的一天下
哪怕隔的千山萬水，
他也是看的咱，
扶的咱，往活路走！』
石不爛又一哭：
『人叫我共產黨，
我該怎的說？
說我是、也不是，
說不是、我也是，
說我是、我也問，
共產黨在那兒，
說我不是，
誰都叫我共產黨，

我看啦，

今後要少喝酒，

不要說那空舌頭，

千不要、萬不要

給共產黨丟大臉。

第十二回 換心會

五里村大廟上，

響起翻身雷。

村裏受苦人

哄哄上了廟

有的長工

拿的鐮刀
有的羊官
扛的茅鎗
有的老婆
拾起瓦片
有的老漢
捧的塊磚
他們好比一園樹
有槐樹、有楊樹
有松柏
樹雖不大同
都是等大雨
大廟上
一座樓

左邊掛的鐘

鐘有半人高

右邊吊的鼓

鼓有半人寬

鐘鼓下

一塊碑

碑上說：

『民國三年間

五里村大旱

朱桂棠行善

買下全村地

買地發下財

修的龍王廟』

因爲是大旱

大旱發的財

他修的那廟

又叫謝天廟

誰要謝天？

謝誰的天？

這夥人

不謝天、要換天！

共產黨金不換

他那背小小駝

石碑上一靠

險望大夥笑

大苦人石不爛

他的腰很是拐

石桌上一坐

笑的望大夥

衆人圍的他俯坐

圍成一個大圓盤

金不換頭一問：

『租子該減不？』

衆人一口答：

『誰說不該減！』

有的說：

『龍王不要臉，

給豬作了主，』

有的說：

『受苦沒飯吃
不受苦反享福。』

有的說：

『河裏水長流，
誰挑歸誰有；
田地本無主，
誰種歸誰收；
種瓜的應得瓜，
種豆的應得豆。』

有的說：

『可是朱桂棠，

殺人做大戶，
咱們滴的血，
他做聚寶盆；
咱們的骨頭，
他做搖錢樹。」

有的說：

「要種他的地，
反要拿命換！」

有的說：

「種了朱家地，
去交他的租，
斗大還不算，

風車兩三個，
多了歸朱家，
少了自己補。」

有的說：

『補不起的話，
補老婆、補兒女。』

有的說：

『借了朱家錢，
田地也滾完，
木還沒出門，
先就把利收。
春三、夏一、

冬二、秋一五，

本上本、

利上利、

左一滾、

右一滾、

越滾越是沉，

沉的背不起，

二鬼來把門。』

有的說：

『若要 not 給他，
就得帶命去。』

有的說：

『種了朱家地，
夫妻不團圓。』

有的說：

『借了朱家錢，
兒女就分手。』

有的說：

『給他扛長工，
也不如一條驢
辛苦一輩子，
淨爲人家忙。
老了做不動，
人家就不要，

趕到大門外，
回家吃糠去。
活著打光棍，
死也打光棍，
當個絕戶頭，
賣肉也賣不出！

有的說：

『給他打短工，
短刀來割你，
吃飯吃水飯，
浪頭淹住口；
算工錢、
算八九，

爬也爬不到家。」

衆人說：

「咱們好比韭菜，

人家好比鋸，

你長一長

人家就想割，

你長一寸，

人家想割一尺。」

衆人又說：

「頭頂人家天

脚踏人家地

越窮越靠人

越渴越吃鹽

窮窟窿越弄越大
連着補也補不起。」

石不爛大叫：

『這就叫天上的
太陽西邊出。』

金不換二又問：

『減租怎麼辦？』

衆人答：

『落口石能壘堤
咱們也能闕。』

區委插的問：

『沒人怕變天？』

有的說：

『天在人心上

人心不變

天怎的變？』

有的說：

『八路軍要走

他走我也走

他在一天

我吃一天黃糕

只要滅了租

那怕殺了我？』

有的也問：

『石不爛

你是老共產黨

你把你那天書

打開看一看

看咱們的話

說的漏不漏？』

石不爛拐起腰，

桌上一站

手拿魚兒刀

好比要上天

好比他搭天梯

大夥一同上天

他指的天大喊：

「往西往北

儘是八路軍

有樹又有根

還會往那兒走！」

接着他笑一笑

「要問共產黨

老金是一個

要問共產黨

咱也算半個。」

金不換三又問

「怕不怕那豬？」

有的說：

『那兩年怕

眼下不怕了。』

有的說：

『怕也得闢。』

有的說：

『老財的根

閻錫山

越長越小

咱們的根

八路軍

越長越大

比一比呵

就不怕了。』

石不爛也問：

『敢不敢殺那豬？』

衆人說：

『殺了好，殺了好。』

石不爛又大叫：

『咱們這就去。』

金不換擺擺手：

『先別殺、先拔毛

先別殺、先洗髒

先別殺、先燒水

能殺再殺去

能吃再吃去。』

石不爛

刀插住

走下地

伸出手

把衆人心一摸

『你的心可翻了？』

衆人也伸出手

往自己心上摸

地上人摸心

天上月亮照

天上的月亮

好比大圓鏡

照的受苦人

要換苦人心

那苦心數十顆

結成一掛歡喜珠。

石不爛還主張：

「心齊還不算，
還要燒天香，
還要磕頭發誓，
不減租不甘休！」

第十三回 請客

常說：「虎要帶佛珠，
定是假行善。」

朱桂棠怕減租
後花園裏擺酒
擺酒請那個？
說諸石大爺！
他摘下樹上菓

放進藍妮的口；

「瓜沒有的個圓

人沒有的個全

過去我糊塗

我對你不住

我對你不住

咱們講個和！」

藍妮假裝的喜歡

就拿話挑他：

「豬相公、好女婿

你也喜歡我！

你是金菩薩

我是塊石頭

你是玉老爺

我是土瘡疽

你是好天鵝

我是賴蛤蟆

你是穿綢的神

我是吃菜的貨

你死也會上天

我活也走不成路

常言種大北瓜

結不成葫蘆

栽下的是柿子

長不成蘋果

你還是你

我還是我

你也是喜歡我！

我那裏配的上呵

那豬也裝的笑

笑裏一把火：

『你看天一變

就拿話來刺我

我看天再變

你還會說什麼

你嫌的我老

你嫌的我醜

可是怎麼辦呵

天叫你跟的我

陪我進棺材

陪我睡黃土！』

他把紅布一抖

抖出來大老虎

老虎是什麼？

大洋錢一小柱：

『這是錢

錢不多

你拿去

留給你爹喝酒

我和石大爺

兩人要互相扶

好比親戚花

好比朋友樹

不能燒起火

叫外人來加油！』

藍妮心上罵，

嘴上笑：

『他我管不住』

他是共產黨

東跑海、西跑洋

跑的是天下

他要喝酒

喝他自個。』

『哼！他也成了精，

他成精還有神管，

天變不了

山塌不了

海乾不了

朱桂棠有神扶

不怕猴子鬥

騎驢看唱本

咱們走的看

看闊錫山馬一回

看他給磕頭？」

朱桂棠一家店舖，
賣的兩樣貨。

他一手賣硬

又一手賣軟。

大老婆溫上酒

羊骨頭排進碗

老石到的門上

沒進門唱的說：

『他說是請客』

我看是請主

沒有我老石

天上掉不下酒

我來闔王殿

我要收魂去！』

桂棠擺好酒

擺的羊骨頭

一張圓桌上

人從兩邊坐

一個笑的假

一個是假笑：

『吃上一天

算一天福

穿上一天

算一天祿

咱這古董人

他有青銅嘴

加上黃銅舌

也說咱不服

吃、吃、喝、喝

不吃就喝

不喝就吃

肉雖不算多

還有幾兩酒。』

藍妮旁邊站

抱着孩子說：

『爹就喝兩口酒

這也不怕賣閨女。」

老石喝一口酒

要挾羊骨頭

哪知掉了又挾

挾了又掉進碗？

「藍妮你是豬

你是豬

你是豬

咱餵你吃食

你還要吃我

餵的你一飽肚

你也亂碰舌頭

我看你是該殺的貨

殺了你、殺了你

還要曬兩天日頭

曬曬你那黑毛

曬曬你那黑心腸

曬曬你那黑骨頭

別看我罵你

今天罵不完。

你跟我回家去！』

第十四回 擺理

五里村大廟上，

苦人大倒苦。

金不換、石不爛

兩個趕車手
爬上那廟樓
打起鐘和鼓
兩側趕車手
各在一邊站
老金打的鐘
鐘也要上天
老石打的鼓
鼓也要下地
天和地之間
鐘鼓要做大風
吹個水落石頭出。

—

有人說：

『要吃應心飯

自己下手端

你要有地種

自己出來鬥

有冤訴冤

有仇訴仇

挺起腰、睜開心

死也要抬頭！』

有人說：

『割掉長舌頭

趕走溜溝賊

不怕老閻

不怕報復

有眼要長珠

有心要長直

鐵嘴鐵手

扯破紙老虎！』

有人說：

『改朝換代了

天晴露日了

拾起頭來呀

迎上陽光走

紙包不住火

雪埋不住人

灰鬼一手

遮不住紅日

往後的天下

人民自己做主！』

有人說：

『有冤不報

時辰不到

時辰到了

冤氣要吐，

八月十五

今天大喜日

晚上看明月

好節好好過！』

有人說：

『哼！灰鬼們

你搬石頭

搬下的石頭

打自己的頭

人不到死

自己就挖坟墓

人不到死

自己就爬進土。』

有人說：

『夥計！人活着

就得硬一些

你越怕人

他越嚇你

他喝你的血

還咬你的骨頭

你要不餓

就沒你的路。」

有人說：

「血拌着糧食

給了地主

淚拌着糠菜

自己用點

這還叫世界？

世道還不該換？

他要賠我的人

還我的血

吃下的高租

要給我往回吐！』

有人說：

『千輩受

萬輩受

已經受到頭

再也不做牲口

嘴上帶籠套

死也要擺理

要打開賬本

好好算一算！』

有人說：

『咱們窮小子

命不值錢

那怕今日

他還回我錢

我穿了衣裳

明天殺了頭

我也願意

先要錢先穿衣服。』

有人說：

『一根棍、一折兩斷

兩根棍

要折就費手

三根、四根

更是沒法辦

受苦的人

站在一邊

有福要同享

有禍要同當」

有人說：

『中貧農是一家

團結起來力量大

人多心又齊

天塌也不怕

堆高崗

平大崖

二崖不動

還沾點坷拉。』

二

冤有頭

債有主

東裏西又裏

裏成一窩粥

張苦人、李苦人

農民一窩蜂

走也來不及

湧進廟門口

有的揹口袋
有的扛着斗
有的手打天
有的手拍地
老金和老石
兩個趕車手
一個把粗的抱住
走下廟樓心平氣直
一個手拿魚兒刀
走下廟樓眉毛像飛
兩個人肩並肩
走在人頭前
一個是主席
一個是糾察

好比兩枝臘燭
臉上紅光抖抖
好比兩匹紅馬
拉的一掛車走
衆人好比是弓
他倆好比是箭
箭已插在弦上
馬上就要射出。
金不換大喊：
「擺理擺理呵
一天擺不清
擺兩天
兩天擺不清
擺三天

「湊個黃河水澄清。」

石不爛高唱：

『來的好、來的歡

救國菩薩到門口

衙門遍地開

清官四處走

毛主席的政策

住到咱們家裏呵

好比那紅日頭

天天照的人紅呵！』

三

朱桂棠他心上

不怕也是怕

朱桂棠他嘴上

怕也是不怕

板的臉、臉灰灰

歪的眼、上下轉

他說：

「減了我的租

我就得搬家

我就得拆樓。」

又說：「不講良心，

也得講講文書。」

他那大老婆

又賣笑、又裝哭

活活是妖精

拍起一雙手：

「天呵、我的天呵
你們也敢造反？」

老石開了口：

「豬摘花、豬女婿

我的混賬親家

毛主席叫咱翻身

你心上不好受？

你不滿意咱滿意

咱心上又舒服

別笑我臉上肉粗

別笑我衣裳破

弄好世道看你笑

看你笑？還是哭？

風連風、雨連雨

人連人、口連口：

『豬相公、對不住

文書該換換：

不換你的文書

就換你的骨頭

或向東、或向西

你自己挑的走！』

有人喊：

『老頭骨不值錢

老臉一錢不值

割下老臉來

搽上粉也是臭

他要耍骨頭

咱們就要手！』

朱桂棠裝糊塗，

不吃硬也不吃軟。

老金開了口：

『老東西你別作老夢

你別裝糊塗

你裝的是柿子

咱就摘的吃

你裝的是核桃

咱就砸的吃

多少年種的樹

不能由你要由大夥！』

藍妮氣不過

三步併一步

伸出一隻手

直指朱桂棠的口：

『你吃下多少人

你還不想吐

我要你賠人

賠人！賠人！賠人！』

四

忽然人縫裏，

二黑裝鬼說：

『哪個朝廷不納糧，

不納款？鬧什麼？』

他哪知

伸出一隻手

挨到一鐵掌？

石不爛一跳：

『朱二黑、你找事

你腿長

你嘴厚

來給大夥磕頭！

溜老財的貨

老財吃的多

你說稱大量大

咱吃的多了

你說是餓殍子窮肚？』

朱二黑跪下地，

磕頭如搗蒜：

『我好抵屁股

還摸不上那

別人祇的光

我就叫頂住。」

童婆婆嚇的慌

也裝的喜歡：

「石大爺罵的好，

再好也沒有。」

老石頭一轉

好笑又好氣：

「臭婆婆

成天說

不吃飯餓不倒

也有你的喜歡？」

五

老金笑一笑

手上拿的新約

新約幾百張

張張換的新

約上的手印

紅又紅

好比老年人

老來還童

老石叫的歡

牙關不進口

他扛起大紅旗

紅旗飄上天

大紅旗子上

十個大字是

『恭賀大德望

八路軍萬歲！』

六

八月十五

受苦人大喜日

減租翻身

買布又買酒

喝完酒

抬起頭

一夥一夥人

往農會裏走

農會的名字

好比換天花

又香又紅

人人想掛在胸上

只要天下農民

一條心

一個頭

就能頂起天走

第十五回 藍妮誓言

趕軍傳收場說：

『天下受苦人，請走翻身路！』

八月十五日

月圓人也圓

這一晚

老石一家人

燒的翻身香

拜的大恩人

一張小桌上

點的兩枝燭

一張大桌上

擺的團圓酒

團圓酒邊

藍妮好歡喜

夢也沒夢過

想也沒想過

死去活來

也有今日！

她換的紅衣裳

要鬧一鬧烘火

頭上紅辮子

又添了一小個

兩根小紅辮

一搭左、一搭右

笑上加笑

喜上加喜說：

『古樹開花

世界真是大換

謝謝毛主席

謝謝大夥

救下我藍妮

藍妮重做了人

重做了人

不再做石頭

重做了人

不做封建人

我要重唸書

重種莊稼

重做一個閨女！』

金大叔一笑

望的她說：

『算你是閨女

閨女不是尼姑

這一回

講自由

大家做媒婆

重給你說女婿。』

石大爺捧的酒

滿心歡、滿臉歡：

『提起這個事

怪我老糊塗

喝一口酒

忘千口事

忘的給藍妮

重說一個伴

藍妮你也別愁

這一回講民主

我給你找個人

姓名也找好的

不姓豬、不姓狗

也不姓天

也不姓地

也不姓山

也不姓水

也不姓金

更不姓石

要他姓共

姓共的人也多

只能找一個

常言天要配地

山要配水

金要配玉

我給你找的人

也要配的你住

他要會打鎗

他要是個兵

他要不是仇人

該是一個同志

藍妮你說對不？」

藍妮抬起頭

又是笑、笑的答：

『不知我說的話

錯不錯

這一回、這一回

我要自己找朋友

不找白臉郎

不找黑心鬼

我要找的朋友

報仇的時候

他要和我同去

報恩的時候

他要和我同走

好比搭一掛車

同過山、同過水

同走毛主席的路！』



一九四六年發表，一九四八、九、一一修改。

廣東新華書局

MAR. 18 1950

趕車傳

間 田 著

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

左 著 右 著 出版

• 著 輯 •

左 著 右 著 發行 社 藝 藝 文 人 國 中

櫥•版•有

0001—3,000(場)

-1=2

基本定價 3.90